《火星报》创刊的平安夜和苏联解体的圣诞节

《火星报》创刊的平安夜和苏联解体的圣诞节

December 25, 2021

《火星报》创刊的平安夜和苏联解体的圣诞节

公历1900年的12月24日，即那一年的平安夜，列宁为之准备数年的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火星报》在德国的莱比锡创刊，距今已经121年。出版一份报纸，这似乎是国际共运史上的一件小事。

1991年的12月25日，即那一年的圣诞节，列宁缔造的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形式上也宣告了解体，距今正好30年。亡党亡国，这似乎是国际共运史上的一件大事。

很少有人去讨论那个预示了资产阶级许多年平安不再的平安夜，而那个标志着资产阶级胜利的圣诞节却是相对的热点。马克思主义者会把这两件事情看作一个历史过程的不同环节，既讨论它们之间的联系，又研究它们之间对于今日革命的不同意义，从而得到恰当的阶级斗争结论：《火星报》的创刊才是无产阶级的大事，苏联解体只是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的转换而已。

十月革命的胜利并不是只靠俄历1917年10月25日那一天的英勇取得的，它实质的起点是《火星报》的创刊及其与修正主义的斗争。理解这一起点，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是列宁发表在《火星报》创刊号上的《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同样，苏联的解体并不是因为1991年戈尔巴乔夫的背叛，它实质上被颠覆是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上台并改变了斯大林主要方向正确的社会主义路线的时候。理解这一颠覆，最好的参考是“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的压轴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与修正主义斗争这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验证了毛泽东明确加以表述的如下规律：“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真诚的革命者必须严肃地看待路线斗争的意义，无论在革命前还是革命后并无不同。

在革命前，推翻旧政权的主要困难，不仅在于敌人的强大和残暴，更在于革命队伍中修正主义力量的存在。修正主义的经济基础，是资产阶级化的工人贵族的存在。建立在这一经济基础之上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政治影响，将在革命队伍内部产生出保存资本主义的改良力量。列宁对此总结的规律是，革命的起点总在于反对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争取到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场上来，这是第一个任务。而后再把引导群众接受先锋队的立场提到日程上来，这是第二个任务。（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十节，《列宁全集》第39卷第73页。）基于这个历史经验，列宁认为当时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个任务是将四派共产主义者合并成一个统一的党。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也有看似遵循无产阶级立场的声音，那就是应该先建立工人小组，再谈办政治报和建党的事情。这就把列宁总结的这个规律颠倒了过来，把第二个任务当作了第一个任务。这种声音未能意识到在没有建立

拥护原则立场的先锋队的情况下走向工人，多半只能去迎合工人中经济斗争的需要，而不能把工人斗争提升到阶级政治斗争的高度上来。中国共产党在列宁主义原则的指导下建立，建党时党员中只有一个工人，这并没有妨碍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的工人阶级性质。这当然不是说这两个任务将截然划分为两个阶段分别完成，毫无交集，而是说在第一个阶段必须以建立原则坚定的政治组织为主要任务，反对右倾、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的所谓“发展”会是倾向性斗争的主旋律。当这个阶段过去后，原则坚定的政治组织建立起来了，对工人群众进行灌输的问题提到首位时，反对“左倾”才可能成为倾向性斗争的主题。

在革命后，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并不能立即改变革命前的经济基础，因此仍然保留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土壤和思想政治影响。特别是由于消灭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工农、城乡、脑体四大差别（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差别只是这些差别中一种重要的形式），同时大体完成提高人民共产主义觉悟的任务需要几百年的时间，党政机关、国营企业和科教文卫等部门必将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并利用群众的不觉悟和无组织来复辟资本主义。四大差别造成的特权阶层是革命后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党内走资派则是其政治代表。这和革命前存在着工人贵族的社会基础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作为其政治代表，在实质上是一样的。中国革命过程中，毛泽东成长为领袖，主要是在反对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这是因为当时存在着共产国际，帮助完成了列宁所讲的第一个任务。而在建国后，毛泽东又把这时的党内斗争作为建国前党内斗争的沿续，把反对右倾的机会主义作为主要任务，这是符合列宁所说的同机会主义的斗争是首先和主要的斗争，而与“左倾”共产主义的斗争是补充的斗争的看法。当然，“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也能让斗争惨败，这是我们自己的经验和中国上一轮革命的历史都告诉我们了的。

党内路线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火星报》的创刊标志着无产阶级路线自觉地开展对革命队伍中体现着资产阶级利益的小资产阶级路线的斗争。沿着这条光辉道路，而且只有沿着这条光辉道路走下去，才能建立起无产阶级的党，才能胜利地教育和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并走向共产主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的上台，标志着修正主义路线对无产阶级路线的胜利，苏联在形式上的解体只是修正主义路线转变为法西斯专政后几十年的历史结果罢了。中国也是如此。在1976年的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就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在八十年代初就已经完全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至于中共是不是像苏共那样灭亡，只是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的转变罢了。无产阶级必须为这种形式转变做好准备，准备着从民主革命这一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的转变走向社会主义革命，但毕竟这只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转变。

认识到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在1976年就已经被修正主义者消灭了，正如革命的苏联共产党在中苏论战前就已经开始被修正主义者消灭了一样，对于理解各个政治派别在苏联解体问题上的态度具有关键意义。

特色黑帮对苏联解体的总结为巩固其专制统治服务。他们说苏联解体是由于计划经济不能发展生产力，是为了给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进行辩护。他们说苏联解体是因为党员没有信仰，是为了给他们向群众兜售中特修正主义和习近平的独裁思想进行辩护。他们说苏联搞历史虚无主义搞垮了自己，是为了给他们镇压异己、控制舆论进行辩护。实际上特色黑帮自己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是历史虚无主义的真正根源。如果看不到中国共产党已经实质上亡于1976年，现在的共产党是假共产党、真法西斯，就会把他们当作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去捍卫，沦为了法西斯的帮凶。

自由派看待苏联解体，除了和特色黑帮一样攻击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度外，不同于特色黑帮的是自由派还攻击苏联时期、特别是斯大林时期的党内斗争。自由派隐蔽地用资产阶级的英雄史观代替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把党内斗争解释成个人斗争，抹黑斯大林的个人品质，让当代有革命倾向的人把自己想像成类似斯大林这样个人品质低劣的权谋者的牺牲品，从而脱离革命并否认建立集中制的政治组织的道路。毛泽东指出了斯大林的一些具体缺点，如否定苏联存在阶级斗争是思想方法上脱离对立统一规律的表现，如对一部分实行高薪制度造成了一部分干部蜕变为资产阶级分子等等，同时肯定了斯大林在政治方向上的原则性。“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斯大林当时同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等的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也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这些斗争的胜利，粉碎了资产阶级妄想在苏联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406页。）如果能了解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前的斗争经历，就更能理解为什么自由派对他的否定完全站不住脚了。只有摆脱自由派对苏联解体原因的歪曲的影响，才能走上推翻特色黑帮的必由之路。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苏联解体问题上陷入了巨大的分裂之中。一方面，他们由衷地崇拜毛主席，因为毛主席在苏联解体前三十年就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性质进行了科学分析，做出了“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惊人准确的预测，而这一预测是那些用唯心方法攻击苏联的自由派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的。另一方面，他们却不能回到以《火星报》为起点的那条革命道路，以实质上是民族主义的理由去为特色黑帮开脱。马克思主义革命派别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分离出来的任务，已经开始但尚未完成，我们仍然处于列宁所讲的、以反对左翼队伍中的修正主义和沙文主义为主要任务的第一个阶段上。

工人革命派接受毛泽东同志在中苏十年论战中对苏联的分析，但绝不像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那样怀着改良特色黑帮的幻想，从苏联解体的分析中只得出攻击自由派的结论。工人革命派认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圣诞节必将到来，而为之做好准备就必须回到那个通过原则坚定的政治报去预示暴风骤雨的平安夜。